

女仆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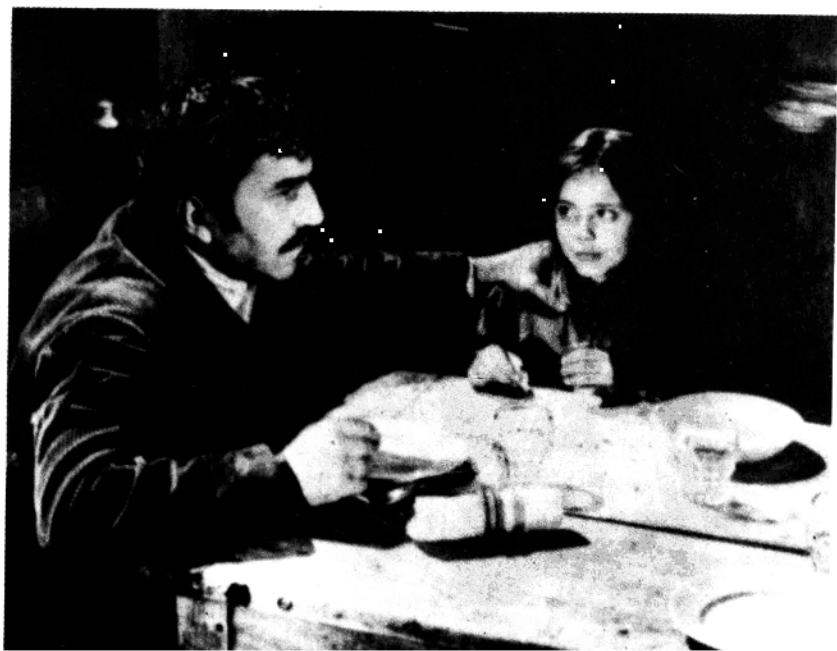
〔西班牙〕路易斯·布努艾尔电影剧本选集(下)



中国电影出版社



《女仆日记》剧照





《银河》剧照





《特丽丝丹娜》
剧照





《欲念的隐晦目的》剧照

目 录

女仆日记.....	(1)
银 河.....	(103)
特丽丝丹娜.....	(203)
欲念的隐晦目的.....	(295)

女 仆 日 记

黎 赞 光 译
徐 昭 校

女仆日记

(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

法/意 1963 黑白

编 剧：路易斯·布努艾尔和让-克洛德·卡里埃尔
据奥克塔夫·米拉比尤的同名小说改编

导 演：路易斯·布努艾尔

摄 影：罗杰·费路

主要演员：让娜·莫罗

乔治·日莱

米歇尔·皮科利

映 时：98分钟

在影片发行商的名字（法国 Cocinor 公司）出现之后，是一个透过正在疾驰中的火车车窗看到田野景色的镜头。当然，这个景色由于火车头不时地喷出缕缕煤烟，有时显得模糊不清。火车发出阵阵刺耳的噪音和汽笛声，接着出现了片头字幕。

车厢通道

在片头字幕结束之前，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她站起来，走向通道的窗口，朝外面看。火车从一座铁桥上经过，喷着煤烟。火车已经减速行驶了。这个女人俯下身去，拎起一只手提箱，走出画面。

切。

火车站 白天 外景

这是1928年的一个乡村小火车站。虽然我们只看到车站的出口处，知道火车已经停稳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火车。那个年轻女人走在两三个旅客的前面。她走出车站，手里仍然提着那只手提箱和一个小提包。她打扮得相当漂亮：头戴一顶帽子，脚下是一双漆皮皮鞋，迈着碎步向着（面朝观众）车站前的广场中央走去。她边走边东张西望，看样子在找人（这时我们听到画外火车开走的声音）。此时，这位年轻女人的面部清楚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近景，略微仰拍）。她朝着一辆马车走去（镜头跟拍）。一个男人站在马的旁边等人，他叫约瑟夫，是个年纪约四十岁的农民。窄小的前额，一头又短又密的头发，看上去象是一个执拗而又沉默寡言的人。他正在看报。那位年轻女人来到他身边（两人的景）。

塞勒斯蒂娜（让娜·莫罗饰）：是去隐修院的吗？

约瑟夫（乔治·日莱饰）：是的！

塞勒斯蒂娜：远吗？

约瑟夫接过手提箱，口里嘟哝着，把手提箱放到马车上。

约瑟夫：等会儿你就会知道啦！

塞勒斯蒂娜上了马车，随后，约瑟夫也上去了。他们肩并肩地坐着，约瑟夫手执缰绳紧拉了一下，马车便向远方驰去。

乡村公路

马拉着车在乡村公路上行进（农村风光。俯拍马及两人沉默的各种镜头）。约瑟夫是个典型的农民，双手粗壮有力，赶起马来动作干净利落。他对他的女乘客毫不关心，不跟她说一句话，嘴上叼着一截儿烟卷。

天空阴沉沉的，车子在一片荒凉的景色中前进着。我们看到在田野中几个孤零零的农舍，在远处的河面上，飘着一层薄雾（镜头回到他们两人的近景）。

塞勒斯蒂娜：常言说得好，农村总是有点荒凉……

约瑟夫没有回答她，甚至没有转过头去瞧她一眼，好象没有听到似的。（稍停）沉默片刻之后，塞勒斯蒂娜看了看四周，又继续说。

塞勒斯蒂娜：看来这儿的人都象疯子一样地消磨时间……车子继续前进的几个镜头。

塞勒斯蒂娜抬起一条腿系鞋带（一只皮鞋的特写，然后镜头回到约瑟夫）。他转过身去，朝塞勒斯蒂娜的两只脚看了看。

约瑟夫：你的全部家当就只有这双鞋吗？

这一问使塞勒斯蒂娜愣住了，好一会儿她都答不上话来。她不明白约瑟夫说的是什么意思（两人的景）。

塞勒斯蒂娜：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约瑟夫两眼盯着公路，又恢复了先前的那种姿势。他边赶着马车，边以一种瞧不起的态度，从牙缝里低声自语，塞勒斯蒂娜无法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约瑟夫(他吐掉嘴上的烟卷头):还假装正经呢。哼……
塞勒斯蒂娜仍然默不作声,只是感到吃惊。车子继续前进着。

叠化。

大街

车子穿过一个大村镇,这是区政府所在地,有四五千居民。房屋的百叶窗全都关闭着,街上看不见一个行人。

塞勒斯蒂娜瞧了瞧四周,空无一人,她又瞧了瞧约瑟夫。

塞勒斯蒂娜:喂!你叫什么?

约瑟夫连头也不回地回答她。

约瑟夫:约瑟夫。

塞勒斯蒂娜又看了看冷清的大街,好象是对自己说话似地从牙缝里吐出几个字,以此回敬约瑟夫的轻视。

塞勒斯蒂娜:……真是倒霉!

隐修院路

摄影机俯拍隐修院路旁的树冠。镜头自上而下摇拍,呈现路边隐修院的铁栅栏门。马车驰到铁栅栏门前停住。隐修院的房屋是一栋漂亮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三层楼建筑物。它的前面有一个花园,一条小径经由穿过,直通到铁栅栏门口。楼房的两侧,一边是菜园,另一边是马厩和园丁住的下房。楼房的后面有一个洗衣池。花园和菜园看上去经管得都很好。塞勒斯蒂娜从已经停稳的车子上下来,拎着手提箱,穿过铁栅栏门,朝楼房的台阶走去(摇镜头跟拍)。

隐修院的花园

近景。一个男人背对摄影机,从远处瞧着塞勒斯蒂娜走进楼房。这个男人名叫拉布尔,是隐修院的主人,年约65岁。他非常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头戴宽边呢帽,脚穿护腿套,手执一枝手杖。他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没有半点灰尘。他从上装小口袋里掏出一条极精致的丝质绣花手绢,闻了闻洒在上面的香水,

然后把手绢叠好，放回到小口袋里。他转过身去，走向花园（跟拍）。一只讨人喜爱的德国牧羊犬围着他转。拉布尔俯下身去，拾起一块小石头，把它扔向远处，狗猛冲过去。镜头摇向一个打猎者，他是拉布尔的女婿蒙泰伊，刚打猎回来，肩上挂着一支枪，脸上的胡子已经两天未刮了。还有一个小姑娘同他在一起。她叫克莱尔，衣衫破旧，手里提着三只小柳条篮子。蒙泰伊也拎了一只柳条篮子，好象这是向小姑娘买来似的。拉布尔迎上前去。（三人的景）。

拉布尔（让·奥泽纳饰，对小姑娘说）：噢！你在这儿干什么？（转向女婿点点头），这次打猎，有什么收获吗？

蒙泰伊对于这次打猎的结果避而不答，只是指指他提着的柳条篮子和那个小姑娘。

蒙泰伊（米歇尔·皮科利饰）：我碰见她……就买了这只篮子……只是……

拉布尔看到女婿这种神态，就明白他买了篮子，没有钱付给小姑娘。

拉布尔：老干这种事！……（他仔细地看这篮子，一边从口袋里掏硬币，一边对克莱尔说。两人的近景）这篮子很好看，喂，是你自己编的吗？

克莱尔（多米尼克·索瓦热饰）：不，是我姑妈编的。

拉布尔给了小姑娘一个硬币。

拉布尔：拿去……

克莱尔接过硬币时，拉布尔注意地端详着她：她太脏了，头发也没有梳理。拉布尔轻轻地拿出他那条漂亮的小手绢，把它打开，用两个手指捏着，捂住小姑娘的鼻子，对她说。

拉布尔：你太脏了，你知道吗？把鼻涕擤掉吧。（给小姑娘擤鼻涕）用力点……

克莱尔睁大眼睛，有点惊恐，好象她不需要擤鼻涕似的。最后，她还是要求自己把鼻涕擤掉。这时，拉布尔跟坐在凳子

上的女婿说话。

拉布尔：你也不怎么干净，你……你留这胡子干什么？

蒙泰伊：你要知道，我早上四点钟就起床了，在森林里至少走了十公里远的路，怎能……

他用手摸了摸胡子。这时，拉布尔已经帮克莱尔拂完鼻涕。他慢慢地把手绢叠好，放回原处，同时摸了摸小姑娘的头发。小姑娘走开了，只剩下两个男人。蒙泰伊站了起来，拉布尔看着小姑娘走开，然后转向女婿，他们一块走着。

拉布尔：你今天打到什么啦？

蒙泰伊：哦！打到的东西不多。

他正要把皮挎包里的猎物拿给拉布尔看，拉布尔制止了他。

拉布尔（做出一种故作风雅的样子）：不，我可不愿意看到这些……你不觉得活着的动物要比死了的动物好看得多吗？

叠化。

隐修院的小客厅

楼房的底层，在和客厅相连的小客厅里，一个托架上放着一只中国制造的大瓷花瓶。蒙泰伊太太——拉布尔的女儿、蒙泰伊的妻子，一个年约四十的女人，她的皮肤白皙，外貌讨人喜欢，但是态度有点冷淡。她正指着那只她安放好的大瓷花瓶对塞勒斯蒂娜说（两个女人的景）。

蒙泰伊太太（弗朗索瓦兹·吕加涅饰）：要多加注意这玩意儿，我的孩子……这是一件稀有的珍品。我爸爸极爱惜它，它实在太贵了。

塞勒斯蒂娜：是的，太太。

塞勒斯蒂娜把行李、口袋和雨衣都放在小客厅的入口处。她身上穿着一条比蒙泰伊太太的还要漂亮的连衣裙，两个女人穿过小客厅，朝大客厅走去。蒙泰伊太太边走边问塞勒斯蒂娜（略微仰拍）。

蒙泰伊太太：你是个爱吵吵闹闹的女人吗？

塞勒斯蒂娜：不！不是的，太太。

两个女人来到小客厅和大客厅之间的地方。蒙泰伊太太不加任何解释就开始脱鞋子，塞勒斯蒂娜惊奇地瞧着她。

蒙泰伊太太：你也要脱掉鞋子，我们好到里面去看看……我爸爸很注意这儿的整洁……

塞勒斯蒂娜脱掉皮鞋。蒙泰伊太太向她介绍大客厅里的地毯。

蒙泰伊太太：这是萨伏纳里地毯厂制造的，你知道吗？这地毯太珍贵了。每当人们从院子里进来时，总会多少带些土进来的……所以到这儿来，大家都得脱鞋……当然喽，只有我父亲是例外，因为他从来就是整整洁洁的。

蒙泰伊太太讲到最后一句话时已脱掉鞋，走进大客厅，镜头从正在脱鞋的塞勒斯蒂娜身上移开，跟拍蒙泰伊太太。

大客厅

在大客厅里，蒙泰伊太太朝一只五斗橱走去。五斗橱上放着几件小玩意儿：两个塞夫勒产的小瓷人塑像，一个用贝壳和银制造的鼻烟盒。

蒙泰伊太太（画外音）：哎！这也一样，要十分注意这些小玩艺儿。它们极容易打碎，而价钱又贵得惊人。

切入两个女人的镜头，蒙泰伊太太站在五斗橱前面，塞勒斯蒂娜光着脚，走到蒙泰伊太太身边。

塞勒斯蒂娜：知道了，太太。

两个女人又朝一个玻璃柜走去。她们穿过大客厅时，蒙泰伊太太突然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对跟在后面的塞勒斯蒂娜说。

蒙泰伊太太：你真的很爱整洁吗？

塞勒斯蒂娜：是的，太太。

蒙泰伊太太：我对很多事情可以不计较，但对于整洁这一点，我是决不能让步的。

蒙泰伊太太又向前走去，塞勒斯蒂娜跟在她后面。

蒙泰伊太太：你的记性很好吗？

塞勒斯蒂娜：是的，太太。

蒙泰伊太太在玻璃柜前停了下来。她指着放着很多小摆设的玻璃柜，对站在她身边的塞勒斯蒂娜说（两人的中近景）。

蒙泰伊太太：这些东西，你别碰，全由我来照管。

塞勒斯蒂娜：是，太太。

两个女人离开玻璃柜，又回到小客厅。蒙泰伊太太仔细地看了看塞勒斯蒂娜的连衣裙。

蒙泰伊太太：看得出你是从巴黎来的，这种样式的连衣裙是不适合在乡村里穿的。

两个女人走到门口，在她们放鞋的地方站住。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蒙泰伊太太两眼盯着塞勒斯蒂娜，继续说道。

蒙泰伊太太：要记住……你是来服侍我爸爸的。是我把你雇来的，这一点不假；不过，最重要的是你要让我爸爸喜欢。

在以上整个场景中，塞勒斯蒂娜一直用敌视的眼光偷偷地看着蒙泰伊太太，好象她早已听腻了这种介绍似的。

塞勒斯蒂娜：是，太太。

蒙泰伊太太：我爸爸是个和蔼可亲的人，这样的人你哪里都找不到。他已上了年纪，有他特别的脾气和习惯，这对于他那样的年龄是可以理解的……你要尽力体贴他。

塞勒斯蒂娜：我一定尽力，太太……

蒙泰伊太太：那好，去把你的连衣裙换了吧。

塞勒斯蒂娜捡起她的皮鞋，出去了。镜头在蒙泰伊太太身上停留片刻，她若有所思地瞧着塞勒斯蒂娜离去。

叠化。

隐修院的花园

在花园里，几只蝴蝶在花丛中缓慢地飞来飞去。（一只蝴蝶在花上的特写）突然，从画外传来“砰”的一声枪响，蝴蝶被打得粉碎，只剩下几片翅膀的碎片飘落各处。（画外传来蒙

泰伊响亮的声音)镜头摇向离那只蝴蝶有几步远的拉布尔和蒙泰伊。刚才是拉布尔开的枪。他轻轻地揉着因为射击而震痛了的肩膀，然后把枪还给他的女婿。

蒙泰伊：好，打得好极了！你……你从未打过枪吗？

拉布尔：我不这样认为。

蒙泰伊：那太好了，可是……我一直都以为你是喜欢蝴蝶的！

因为刚才自己打死了一只蝴蝶，而女婿又向他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拉布尔有点生气和恼火了。

拉布尔：是的，我是喜欢蝴蝶的！（他指了指打死蝴蝶的地方，补充说）我本来是不想打死这只蝴蝶的……（他转过身来，冷淡地对女婿说）你赶快去洗洗脸吧……你这把胡子实在令人讨厌。

蒙泰伊点了点头，马上走开。（镜头跟拍）他朝楼房走去。

塞勒斯蒂娜的房间

塞勒斯蒂娜将住在顶层的一间很不舒适的小房间里。她正在整理自己的衣物。一个闹钟放在床头柜上。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尊圣母瓷像，旁边是三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一张是一个身穿法国式的制服的男仆，一副自命不凡的姿态；另一张是一个身穿赛马骑师服装的男人手持缰绳，骑在一匹纯种马上微笑着；第三张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公爵的立像。这三张照片都是由本人签名送给塞勒斯蒂娜作留念的。

塞勒斯蒂娜已经穿上侍女的衣裳，在这一整场戏里，她的穿戴打扮已换了另一个模样。她和玛丽娅娜住在一起，玛丽娅娜的年纪比塞勒斯蒂娜稍大，是一个相貌并不诱人的肥胖农妇。她是个干各种各样粗活儿的女人。她没有漂亮的穿着，头发也没有梳理，似乎有点脏，更不会打扮。

此时，玛丽娅娜正在观赏着塞勒斯蒂娜放在桌上的一本印有花冠装饰的信笺簿，它摆在照片的前面、墨水的旁边。

玛丽娅娜（米妮饰。画外音，对塞勒斯蒂娜说）：这本信笺多漂亮啊！这是花冠吧？

塞勒斯蒂娜指着女公爵的照片回答说。

塞勒斯蒂娜：是的，是这位女公爵家的。

玛丽娅娜（念）：塞——勒——斯——蒂——娜……她把你的名字写在照片上了……（她把身子俯得更近，用赞赏的神情端详着女公爵的照片。然后她又把目光移到那位赛马骑师的照片上）骑马的人是谁？

塞勒斯蒂娜暂时中断了整理东西，微笑着，好象是这张照片使她回想起那段美好时光似的。

塞勒斯蒂娜：啊！他吗，他叫威廉……两年前，他获得了隆尚赛马大奖。

玛丽娅娜：威廉？是个英国人？

塞勒斯蒂娜（耸了耸肩膀）：哪儿的话！

塞勒斯蒂娜继续把东西从手提箱里拿出来，手拿着一顶女帽。玛丽娅娜还是出神地看着这几张照片和这本信笺簿。（她们在对话时，镜头前推，拍她们两人的近景）。

玛丽娅娜：看来，你，你……认识上流社会的人。

塞勒斯蒂娜：请问，这里的情况怎样呢？

玛丽娅娜：太太的父亲倒是挺和气、挺有礼貌的……

塞勒斯蒂娜：那太太呢？

玛丽娅娜微微地做了一个鬼脸，犹豫了一下。

玛丽娅娜：她呀……

塞勒斯蒂娜：是个厉害的女人，这看得出来。

玛丽娅娜：每一块糖都得经她数过，什么东西她都是藏得严严实实的……

塞勒斯蒂娜（耸了耸肩膀）：所有贵妇人都是一个样。那她的丈夫呢？

玛丽娅娜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回答着，好象是她想让别人